三國志

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李典傳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兖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從潁陰令爲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遷

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
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爲裨將軍屯安
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
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
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
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
克軍不内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
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
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
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

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

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愍侯

李通傳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

江汝之閒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
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内
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
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
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
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黄巾大
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
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
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
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

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勠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劒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

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戸并前四百戸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懐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

襲爵未足疇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儁才爲時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荅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誡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誡勑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淸固爲本次復問吾對曰淸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淸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淸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爾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爲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平論時事臧否人物眞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爲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

李通

公賛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爲右司馬重以倫將爲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黄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

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後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謂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

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

令舍部從事誣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
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
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
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
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
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
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
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
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

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黯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幷前三

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稱爲黃門郎歷位郡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傳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
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
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
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
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没常願據守
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
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
遂歔欷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
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
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

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

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

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爲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傳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

招誘炅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炅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

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

貴鄉公入學以祥爲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爲晉王司空荀顗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爲太保封睢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奕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傳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

女聚治石如杵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
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僞與賊和以牛與賊易
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
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
淮汝陳梁閒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
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君樊噲也即日拜
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
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
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
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

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

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除欲前突
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
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
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
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
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
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
少言曹仁自荆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
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
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

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
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
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
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
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
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明帝
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
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
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

下詔褒歎復賜諸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傳

典韋陳留巳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乗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門

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

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

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
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
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
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
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叉入輒十餘矛
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
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
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
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
陰聞韋死爲流涕募聞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

歸葬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
牢太祖思韋拜滿爲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
以滿爲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悳傳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狟音桓少爲郡吏州
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
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
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
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爲軍鋒進
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悳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

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真悳晚後於難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真悳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拜

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真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閒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真悳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真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冀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真悳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宛叛真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真悳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真悳從兄名柔時在蜀真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

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悳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

皆降眞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
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
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
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眞駡羽曰豎子何謂
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
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
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
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眞墓賜謚策曰昔先
軫喪元王蠋絶脰隕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戎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

焉謚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
百户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悳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　臣松之案悳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悳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淯傳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
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
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淯聞之棄官晝夜奔
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欲因見以殺猛
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魏略曰猛兵欲來縛

淯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爲罪此人以至忠爲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别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别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毎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旣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邪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太守徐揖請爲主簿

後郡人黄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

悉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清欲伏劍
二郡感其義遂爲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
揖死清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
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
西海太守賜爵關内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
曾嗣初清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清舅
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清母娥自傷父讎
不報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
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禄福長尹嘉
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

州郡戴貴刊石表閭皇甫謐烈女傳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彊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汙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

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廼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顏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玄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

痛感讎黨之凶言奮劍仇頸人馬俱摧塞二父之怨以雪三弟之永根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温傳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

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絶不通燉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

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黄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刼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黄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别遣鐵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守尹

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敦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就子斅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斅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斅還帝責斅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斅曰蜀漢絶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斅子固字元安有斅風爲黃門郎早卒斅一本作勃 魏略勇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淯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

。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爲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

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
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
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
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
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
郡守刺史大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飢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
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
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
喪也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
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
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其得脫在
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
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
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恚豐不與已同乃
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
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仇豐遂單
騎入南羌中合衆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郡城未
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
東大兵到遂破散昂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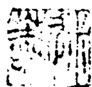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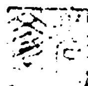
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
又還須郡豐畏華復走依潡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
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駙馬都尉後二十
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
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
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
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
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
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
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煑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袵獨追
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
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
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
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
曰卿欲何得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
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
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
出得母還遂相扶將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
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
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

其孝列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出曰田氏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於自然亦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稱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摧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據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悳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淯不憚伏劍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任城威王彰傳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

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

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

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謂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冀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勳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

年朝京都疾甍于邸謚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泰始初爲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

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惟桓文之爲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

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不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

誰為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不自安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揔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

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頌爲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

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
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
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能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
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
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言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
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
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
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
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
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
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
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
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
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
矇瞍誦歌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
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
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
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
為坐曹植也修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

以所得王髦劍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容
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劍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
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髦穀帛　摯虞文章
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莫能與居
其人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而不能
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
故不載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爲太祖所
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爲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
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
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
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脩與賈逵王淩並爲主簿而爲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
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
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
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得
出侯侯觀其所爲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
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構賜死脩子
囂囂子準皆知名於晉世囂泰始初爲典軍將軍受心膂之
任早卒準字始立惠帝末爲冀州刺史　荀綽冀州記曰準

見王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爲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不治猶以爲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爲軍謀祭酒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爲後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爲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爲得傳暢云嶠似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清出嶠髦皆爲二千石俊太傅掾

二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

許以沖爲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爲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爲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 廙字敬禮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猶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名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

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寘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罔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茍全則

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
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别荆棘者慶雲
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
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
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
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
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
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
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
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

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弈世冊聰武
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
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
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
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
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屛先軌是隳傲我皇
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
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
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
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

夫于彼輿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
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
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
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
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
以没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
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氂微功自贖危
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
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
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

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曁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閾俯惟闕廷長

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魏略曰初植未到關自念有過宜當謝帝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爲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爲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翩翩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亦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

京師存若勿復過亡没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虚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户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䟽求自試曰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虚

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

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

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燿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

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固夫
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
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
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世者
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陳竊不
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
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
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
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

必効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

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著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反顧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拔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之罪事亦顯故不書秦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

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
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則
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
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
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搏而企竦聞樂而竊抃
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
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
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
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

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

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
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
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
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
離親親之義寔在斯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
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
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

休遲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
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
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
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
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
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
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
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
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

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
於貴宗等恩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
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
用及覲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
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
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
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
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
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
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

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

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

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
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
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
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
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
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
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
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
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

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
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
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
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
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
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
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
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埸騷動方隅內侵沒
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
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

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
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
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
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
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
鼬讙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
臨觴而搤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
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
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
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

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

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閒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鶩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

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
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
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
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
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
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
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
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
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
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答報魏略

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
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
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
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以之所投命雖
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
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
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
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
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
唱汝為和声和声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
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
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
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
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
況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
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
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
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
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万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

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猶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許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又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始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晦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於祿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

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毎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嘗爲瑟琴調歌辭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飇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林葉連 孫盛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

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遺令薄葬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歸焉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旣克己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幷前九百九十戶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武帝爲中

撫軍邺遊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鄄城公發詔以志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謚曰定公

蕭懷王傳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爲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

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不學夫非人性分也勢使然耳此寔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

武皇帝二十五男　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　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　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　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　王昭儀生趙王幹　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　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　周姬生樊安公均　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　宋

姬生東平靈王徽　趙姬生樂陵王茂

豐愍王昂傳

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爲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爲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傳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傳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

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魏書曰沖每見當刑者輒探覩其寃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衆故特見寵異　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

言而分以爲三亦叙屬之一病也　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

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

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　言

則流涕爲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

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

黃初二年追贈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爲公

魏書載策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沖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永享顯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夭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追悼之懷愴然攸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謁者僕射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太牢魂而有靈休兹寵榮嗚呼哀哉　魏略曰文帝

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巳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爲都鄉侯三年復爲巳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傳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

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幷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爲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皆以郡爲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魏書載璽書曰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逾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

誥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三年復所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幷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傳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下邳王五年改封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爲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戶常道鄉公奐字之子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傳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大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袞傳

中山恭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

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
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
爵爲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宮之中不知稼
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
闕每兄弟游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
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
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
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
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我者其誡慎如

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眞文雅焕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績織絍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山初袞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袞詔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璽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

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誠諸無貳咎悔也袞憂懼戒敕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三年秋袞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衞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

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
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
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具答拜事
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
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
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
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
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愼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
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閫閾之
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

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賵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玹傳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矦早薨無子文帝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矦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矦壹薨謚

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陳留恭王峻傳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范陽閔王矩傳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

公均子敵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謚矩爲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敵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敵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幷前三千四百戶敵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傳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曰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爲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

帝又敗其始是毋爲弟誤　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爲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十歲三年爲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

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愼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

宥王之失古人有言誠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焉叔父玆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
戰兢兢靖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傳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傳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
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

封吴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戸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戸五百并前三千戸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彪都許昌語在淩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漢魏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

宗室而謀於姧邪乃與太尉王淩兖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剌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爲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爲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背國附姧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含垢藏疾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爲常山眞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幷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與石崇俱爲國子博士嘉後爲東莞太守崇爲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我石生爲國之俊傑入侍於

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發宣昊裔疇昔謬同位擕
至過曾衛分離踰十載思遠心增結願子堅斯誠寒暑不踰
契太宗荅曰昔常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斬道訓胄子儒化渙以
融同聲無異響故使恩愛隆豈惟軼初好款分在令終孔不
陋九夷老氏適西戎逍遥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
周公不足夢玄叙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
李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
學義不及志翕而良素脩絜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
優先代之後可以嘉
爲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傳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傳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郿戴公子整傳

鄧戴興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鄧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興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謚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鄧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傳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傳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傳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傳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

江王四年徙封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
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撾壽張縣
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户五百其年復所削
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三千四百户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廪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鄄城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朝服一具錢十萬隨才叙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傳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
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從封乘氏公七

年徙封中山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
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
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
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
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
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
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
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
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
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

往也今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
念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
稱喩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
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
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
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　甄氏皇后生明帝　李貴人生
贊哀王協　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　朱淑媛
生東武陽懷王鑒　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
徐姬生元城哀王禮　蘇姬生邯鄲懷王邕

張姬生清河悼王貢　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傳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傳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傳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傳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閒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傳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傳

邯鄲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爲國三年進爲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邯鄲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溫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四百戸

淸河悼王貢傳

淸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傳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衞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四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

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冏上書曰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詩不云乎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鬩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埸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

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疏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歟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

李斯偏說而紲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姧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姧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矦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矦彊盛長亂起姧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矦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

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
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
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
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
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不食租稅不預政事或
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
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
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
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
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
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
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
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
之舊制踵王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
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
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賢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

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魏書　國志二十